

# 黃老乘鶴去 但見彩荷圖



人與事  
盛一平

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四日，一代怪才、畫壇巨擘黃老永玉離開了我們。九十九歲的高壽，攀頂「長命百歲」就只差了那麼一線線。在中國傳統習俗，絕對算得上「喜喪」。淡淡的哀傷之下，留給人們的更多是無盡的思念和數不清的回憶，以及一個個趣味橫生的故事。

## 社長提出登門拜訪黃永玉

黃永玉早年在香港《大公報》工作過一段，主要負責美編，「版畫」是他的拿手好戲。之後的數十年，黃永玉走南闖北，以自己獨特個人風格和繪畫風格，闖出了偌大的名頭。不過，黃永玉與《大公報》之間，卻幾乎中斷了聯繫，沒有了往來。

二〇一一年三月，一年一度的「兩會」期間，《大公報》的部分高層和全國大多數省市的辦事處主任及記者和往年一樣，都聚集北京開展工作。

一天，社長姜在忠突然聯繫我，說他打聽到黃永玉這段時間都在北京，看能否約一約，我們一塊前往登門拜訪。姜在忠是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的優秀記者，也是一位出色的領導，四十歲出頭就已經是新華社內蒙分社的社長，口碑很好。那年，他到香港出任《大公報》社長，時間不長。後來，相處久了才知道，他提出拜訪黃永玉，並非一時心血來潮，而是他敬老尊賢的「習慣動作」。「與長安畫派趙望雲後人相聚」、「梁羽生追思會」、「請當年負氣出走金庸回娘家」、「為羅孚老人推輪椅」等等，姜社長留下了一段段佳話，也為早年曾在《大公報》工作過的名人同事，再續了一段段令人難忘的



▲黃永玉。

## 「大公情緣」。

那天，姜社長希望我來聯繫黃永玉，安排登門拜訪事宜。可我跟黃永玉完全不熟，不禁愣神了一下。不過，我很快想到了一個人——孫穎。孫穎是著名鋼琴大師劉詩昆的愛徒，青春靚麗、才藝雙全。她七歲學琵琶，十七歲開個人音樂會，是香港頗有名氣的「琵琶公主」和「鋼琴公主」。多年前，我在編輯部工作任職副總編輯的時候，就認識了劉詩昆，當然也同時認識了孫穎。

而且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裏，孫穎還與《大公報》有一段合作。當時劉詩昆有一個提議：希望在《大公報》開一個專版，讓孫穎以音樂為切入口，廣泛採訪內地以及港澳台和海外的華人名家。每兩周訪一人，刊一整版，圖文並茂。為保證文章的質量和版面效果，我請當時的助理總編輯李啟文先生親自編版。印象中，孫穎訪問了許多音樂名家，也訪問了不少跨界的名人，有佛教界名人星雲大師，有百歲高齡的呂正操將軍，也有畫壇怪才黃永玉等。啟文老總讚揚孫穎的文筆很好，合作完成後，大公報出版社還專門出了一本書，書名就叫《孫穎的音樂天空》。

孫穎口才也很棒。她曾經繪聲繪色地跟我們講起訪問黃永玉的故事，說黃永玉在北京有一個很大的莊園，叫「萬

荷堂」。她正好碰上荷塘裏接天蓮葉、映日荷花，那真叫一個美！她還說，黃老特別欣賞她，特意為她手工製作了一個琵琶，並為她畫了一張彈琵琶的觀像。

於是，我聯繫在香港的孫穎，請她幫忙安排約見黃永玉。孫穎爽快地答應了。沒多久，孫穎回話：聯繫好了，明天劉老師帶你們去。

## 劉詩昆親自領路前往萬荷堂

劉詩昆和姜社長一樣，都是港區全國政協委員，正在北京參會。

我即刻聯繫劉詩昆，也用不着什麼客套，直接就商量次日拜訪黃永玉的具體時間及相關安排。

因為大家已經相當熟稔了，多次的小範圍聚餐；我還有幸作為現場的兩個聽眾之一，在孫穎家享受過劉詩昆彈鋼琴、孫穎奏琵琶的《黃河協奏曲》；鄧小平百年誕辰之際，我專訪過劉詩昆，請他談當年在葉帥家做女婿時親見親聞鄧公那段時期的情況，並從他的視角，寫了一個整版的紀念文章，在《大公報》刊發。記得劉詩昆豎起拇指：就那麼聊聊了一兩個小時，也沒見你怎麼記，一大版文章就出來了！

第二天中午，按約好的時間，我到北京飯店，劉詩昆請我一塊在政協委員的餐廳用自助餐，印象中，他還辦了個請人加餐的繳費手續。

接着，我們會合姜社長以及大公網總裁林學飛、《大公報》北京辦主任王文韜，還有記者鄭曼玲等，車出京城，往通州方向直奔萬荷堂。

大約一個多小時，我們到達目的地。一眼望去，頗有名氣的「萬荷堂」，其實就是公路旁邊的一個普通農莊。兩扇木質的大門，樸實得有點土氣的圍牆，門楣上也沒有牌匾，更見不到任何某莊、某堂的字樣。

黃永玉的兒子黃黑蠻出來開門，熱情地邀我們進去。院子裏有一小片竹叢，竹叢中有一尊黃永玉手持煙斗、頭戴鴨舌帽、表情生動的雕像。莊園的建築全是磚瓦平房，我們穿堂而過，略作參觀，縱深處應是大片荷塘，可惜時節不對，無花可賞。我們沒有深入，只在「內有惡犬」的牌子前止步。印象最深的，還是黃永玉的畫室，很大也很高，一架獨特的升降機立於牆前，黃永玉正在創作一幅巨型畫作，大體已成型，蓮葉荷花躍然紙上，畫上有「九荷之祝」四字。

見到我們，黃永玉利索地從升降機下來，指着畫作說，建黨九十周年，北京要辦一個大型畫展。有關部門專門派人來，請他務必提供一幅大型畫作。這不，正趕着呢。「不過，我要求他們展後把畫還回來。」老人的表情有點「頑」。

## 黃永玉：《大公報》來頭可大了

我們一行被引到了黃永玉的「會客室」。這個會客室也就是一個比較大的房廳，桌子、椅子、沙發擺得真叫一個亂，倒也符合黃永玉「怪才」灑脫不羈的性情。

寒暄幾句後，這位八十七歲的老人眉飛色舞地給我們講起了上世紀四十年代末、五十年代初他在《大公報》工作的往事。「《大公報》來頭可大了，我只不過是一個小兵丁。」黃永玉這樣開場。

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裏，黃永玉十分興奮，記憶的閘門完全打開：一個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，在國民黨走向全面崩盤、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激情歲月，足跡遍布香港，見識過特務的恐嚇，領教過港英警察的刁難，《大公報》編輯部的故事青澀又精彩。

他管金庸叫「小查」，打趣他，連黨員都不是，還一心想去國家外交部工作；他還「爆料」，小查迷上了當年香港最著名的女演員夏夢，又不敢去追。

他說陳文統（梁羽生）看完了白鶴拳和太極拳的兩位武師澳門打擂台後，自己跑到街上買了幾本舊的武俠小說，就率先開筆寫起了武俠連載，沒想到最後成了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人物。

黃永玉講起大文學家、翻譯家蕭乾落魄的故事最令人忍俊不禁：被打成右派的蕭乾經濟狀況一落千丈，每天只好等到收市的時候，去街上花很少的錢，買回一堆爛蘋果。回到家後，擺好桌子，把蘋果爛的部分削去，洗乾淨置於盤中，左手執叉，右手拿刀，圍上雪白的餐巾，然後坐得筆直，很有「紳士風度」地開始「用餐」。

黃永玉回憶，在《大公報》工作期間結識了許多朋友。這些人後來都是響噹噹的人物，如喬冠華、臧克家、聶紺弩、朱啟平等等。確實，《大公報》「來頭有點大」：不僅是中國創刊最早的報章，其文人辦報、文章報國、「忘己之為大，無私之謂公」的辦報宗旨，至今仍為傳媒界津津樂道；載於中國現代名人錄的名家大師，就有一百多人曾

在《大公報》工作過；去年，《大公報》創刊一百二十周年之際，國家主席習近平發了熱情洋溢的賀信。

老人聲情並茂地講述，我們《大公報》的幾人聽得親切。就是不知道一直相陪的鋼琴大師劉詩昆是不是也同我們一樣感受。

臨別，姜在忠社長緊握着黃永玉的手熱情相邀：「明年您一定要去香港參加《大公報》一百一十周年的慶祝活動啊。」黃永玉也很動情：「能去我一定去，要是去不了，我就送一張大畫。」

## 黃永玉贈送大畫「彩荷圖」

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七日是大公報創刊一百一十周年的紀念日。黃永玉最終沒有來成香港。不過，老人卻如期送上了一幅自己創作的「大畫」彩荷圖。

「荷花」是黃永玉的「至愛」，也是他繪畫作品中的一絕。毫無疑問，這幅「彩荷圖」是黃老的精心大作：他以油畫、版畫和插圖的筆法、手法來渲染荷花的神韻，畫中粉荷色調清新嬌艷欲滴，背景色墨晶瑩透亮，水氣瀰漫似雨過荷塘。荷花的千般姿態、萬種風情躍然紙上。

畫中題款，更蘊涵了黃永玉對《大公報》的深情，同時還體現了他跳脫隨性的鮮明個人特色。右上的題款是：萬里江山，百年心事，應與君同。抒發的是為國為民的胸懷意境。左上的落款是：黃永玉八十有九作於京華萬荷堂。最為有趣的是，落款後面，黃老非常少年意氣地加了一句：六十餘年前，有幸工作於麾下，十分得意。於是，這份賀禮，便有了一種獨特的情感和別具一格的情懷。

據說，「彩荷圖」裝裱的時候，大家都非常驚訝，絕少見到黃永玉這麼大幅的畫作。有行家估價：「彩荷圖」三十二平方呎，黃永玉的畫作當時的價格為每平方呎五十萬元，總價：一千六百萬元！足見老先生情重禮也重！

或許是冥冥中的巧合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首次將館藏的名家大作，印成了今年的掛曆。關山月、趙少昂、吳作人、黃胄、陸澐少等十二位名家的畫作，配上月曆，每月一幅作品。黃永玉的「彩荷圖」十分醒目地印在了掛曆封面和七月的月曆上面。黃老已然遠赴極樂，「彩荷圖」載着美好的「大公情緣」、載着人們無限的念想，長久地留在了世間。

（來源：鏡報月刊）

## 口袋公園裏的樂聲



人生在線  
尹畫

彷彿一夜間，周邊冒出很多個口袋公園。「口袋公園」是利用城市裏的邊角地、零碎地、閒置地等，見縫插針式布局建設的微公園。「口袋」意味着規模小，但也代表便捷，供附近居民散步、消消遣、調節調節心情，足矣。

我家不遠處，最近新開一個口袋公園，散步多出了一個新去處，可把我開心壞了。最喜歡那裏的一片荷塘，蓮葉飄飄，開滿睡蓮。荷塘周圍，留出了一些空地，安置了幾張木椅子，我給這塊空地起了個名字，叫它：荷塘廣場。

清晨，荷塘廣場一隅，常能看到一個中年女子，自帶琴譜架，獨自吹着笛子。公園是練藝的好場所，不會給人帶來太多干擾。前些日子，我們小區裏有位老人，連着兩天晚飯後在小區裏拉二胡。應該是新手，拉得磕磕絆絆，結果就被業主投訴到物業處了，因為干擾了孩子們讀書寫作業。老人們退休在家，培養愛好是件好事。練習的最佳場所我覺得就是口袋公園。公園裏的行人無非散步而已，逗留不會許久，你練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影響不大。

有時，會在荷塘廣場遇到一對老人。老爺爺拉二胡，老奶奶演唱，夫妻唱，琴瑟和諧。我聽過他們合作的一首《女兒情》，這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首歌曲。每當看到這樣的景象，便覺人生美好。很多人的婚姻到

了晚年一地雞毛，但仍有白頭偕老不離不棄的，最幸福的婚姻莫過於當你老了，我幫你染白髮，你幫我捶後背，如果兩人還有相同的興趣愛好，那更是錦上添花。

偶爾，在荷塘廣場，還會遇到一個載歌載舞的老年音樂團，成員四人，兩男兩女。一個吹薩克斯，一個在一旁用兩片紅色的響板做伴奏，一個主唱，一個伴舞。四位老人是老鄰居，白天在老年大學各自學樂器學舞蹈學聲樂，晚上則相約一起去公園自娛自樂。他們還常常更換場地，我在離家不遠處的另外一個口袋公園裏也曾遇見過他們。也許，不同的公園風景，能賦予他們不同的心情和意趣吧。對老年人來說，從頭學藝並非易事，但有同行者，就有了堅持下去的動力。關鍵，還能振奮精神，愉悅心情，讓人燃起對生活的熱愛和激情，沒有什麼比自得其樂更健心。

現在，我去口袋公園的次數更多了。原本去那只是為了散步、消消食、運動運動。如今，去口袋公園裏聽音樂也成了我的動力之一。有了人的參與，公園裏的風景就更加立體。



▲戶外練習樂器是一種新體會。

遂初攝



市井萬象

## 水上漂

近日，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園舉辦「寶實坐王蓮」活動，小朋友們在工作人員守護下，依次坐上王蓮，體驗「水上漂」。

中新社



## 願AI助我實現舊夢

「不擇膏壤戀荒礫，酷風烈日傲霜寒」，扎根於塞北之地的天涯芳草。裏面的男女主人公，尤其穿着舊軍裝的歷史系講師柳彤，那種氣質，總讓我想起八一電影製片廠一位不知名的老演員王毅。而裏面一位女性，其原型就是老電影《林家鋪子》中演林老閻女兒的那位演員。如果能由一日千里發展的AI技術讓兩位老演員動起來，表演出那個時代的愛情，知識分子的愛情，馬蘭草們的愛情，而小說中互古荒原上的寧夏實景，以及女主人公養病的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春風又綠江南岸的蘇州，又由AI助於場景的輔助製作，再演出那種樸素深蘊的人情及可感可觸的景觀，那我的心花，就真要綻開來了。

主人公是一群上世紀五六十年代

演員的表演叫絕。而即使在二十多年前，即我的青春時代，那種樸素、莊重的人物，理智而有節制的表現，也幾乎難在表現五六十年代社會生活的影視劇中出現了，連八十年代前中期的表演水平也遠遠不如。我不禁氣悶，又突發奇想，如果那些五六十年代電影中的人物能按照生活的邏輯，經由我的「指揮」，把我心愛的反映五六十年代生活的小說表現出來，該有多好。但我知道，這是不可能的。

但今天不同了，AI使一切皆有可能。在我面前，放着一本破舊的長篇小說《馬蘭草》，是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記載下來的真實故事。

主人公是一群上世紀五六十年代

這兩年，人工智能（AI）技術被逐步運用到了影視行業。比如今年由哈里森·福特主演的《奪寶奇兵》第五部中，就利用AI技術讓觀眾看到四十年前青年時的福特再現英姿。又偶然看到，上海電影製片廠與科技企業正在推進一個經典IP「數字人」的開發項目。

這突如其來的科技洪流，使我想起了二十多年來的一個夢。

我這個年紀的人，小時候看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許多老電影，不得不為



自由談  
侯宇燕